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上　　宋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比丘八千諸大弟子學成具足菩薩万二千一切聖道無所不達已得總持辯才无量不起法忍其德無限徹視諸根應病授藥為師子吼救濟十方衆生百千億不夢度命時世尊從坐起斯須之與無數之衆群萬而為說經時會菩薩名曰慧上即從坐起更整衣服長跪叉手前白佛言願欲有所問唯如来至真聽者乃敢陳說世尊告曰恣所欲問佛當為汝開解結滯慧上白佛所云善權為何謂乎佛告慧上善哉善哉族姓子多所愍傷衆念安隱諸天人民勸化將来導引三塗開闡佛法獲微妙慧乃問閻士善權方便佛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申暢其要慧上菩薩及與衆會受教而聽於是佛告慧上曰族姓子善權閻士以一揣食隨時方便弘施流

普濟發梨庶隆畜生者使此二品悉趣德本興諸通慧其心曉了具足佛慧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閻士若人殖德勸讚代喜以斯善本則施衆生以覺之心順一切心而不墮落講斯教已成諸弟子緣覺之乘為諸通慧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閻士十方諸樹其華蓮華香氣芬馥人所欲聞而無主名故採集合奉散諸佛搭以德本已及衆庶志諸通慧使備道明具獲无量戒品定品慧品解脫品度脫知見品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閻士愍察群萌在安助喜彼患代受以諸通慧因緣方便建立德本用施衆類為十方世界諸被德鎧其遭惱害者則救攝所患代受其罪勸以通慧使獲大安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閻士供一如来觀感諸佛法身平等戒定慧解度知見品亦復如之知是供養一如来等則為

奉養十方諸佛所見供養開士歷受施祐衆生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闡士敢所生處其所住處不計吾我未曾自輕如今諷讀四句之頌觀察其義心不怯羸宣顯備具不想利養蓋諸佛土若入國邑輒興大哀踊躍說之誓願聞吾四句頌者皆成諸佛無尋辯才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闡士假使生在貧匱之門設行乞匄求一夕饍無鄙劣心轉奉賢衆若惠獨人內自惟察如來有言務恢廣施今吾乞與所進微趣違諸通慧誓意无量殖斯德本勸發衆生僥獲寶掌若如來至真等正覺以斯妙慧光護夕供所服納者持戒學道緣崇功德多所彼致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闡士與諸弟子緣覺俱遊心不同歸見人供養弟子緣覺意不欽獲興于二念一從菩薩心成佛世尊二弟子緣覺因佛法生造斯觀已諸所供養未以為上吾所學習

則三品最觀無適莫无所貪樂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闡士行一布施則具六度無極何等六度善權闡士見貧乞者具足大施無慳貪心斯施度無極身自護禁奉持戒者其犯惡者使立戒法尋而給施令无所毀斯戒度無極若瞋恚者御以慈心淨心明心慈哀等心興施布施斯忍度无極隨宜供辦飲食之饍身口意行身等如空斯進度無極一心等施進止卧夢而無乱行斯定度無極如茲施已仰念諸法誰有施者何所食者誰受報應造斯求者法不可得不見施者及食施者無受報應斯慧度無極是族姓子權施若斯則具六度無極之法於是慧上菩薩白佛言未曾有也天中天闡士丈夫權施具足一切佛法多所攝護振于生死贍及餘類佛言至哉誠如所云權施雖微審成衆德無量難計又族姓子行權闡士何謂退還以權方便而以施與縱隨惡友為之所拘畢償罪者自觀念言陰種

諸入得無不滅當除斯患乃至无為吾誓當被道德之鎧任力發起周旋終始則務究竟慧上又問唯天中天假使有人犯于四罪有所想念發意出家為菩薩道然後云何佛言設當毀失四重之禁以權消罪衆患悉除是族姓子為菩薩道無有罪咎

尒時慧上菩薩白世尊曰何謂菩薩而有罪殃佛言若有闡士學得脫戒得脫戒者則二百五十禁於百千劫服食果蓏為人所辱而皆忍之若有想念弟子緣覺之行闡士則為生死根縛如族姓子聲聞緣覺犯本諸禁不除陰種諸入不得滅度也如族姓子捨闡士行不自改正而有想念志求聲聞緣覺欲得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者終不能成也

於是阿難白世尊曰憶念我昔入舍衛城而行分衛見有闡士名重勝王在他室坐與女人同牀我謂犯穢心用惟慮得無異人學梵行者於如來教將無造見闡想念於一切乎時我世尊瞻見立想歎發斯言三千大千

世界而六反震動時重勝王即自踊身住於虛中去地四丈九尺報阿難曰汝何賢者犯禁穢者寧能踊身止虛空乎在如来前何不問耶何謂菩薩犯罪之法阿難投身即自悔過曰唯然世尊我甚迷謀如何偏見求大龍短佛告阿難宜自修慎無察大乘正士之便而想其闕由如賢者志弟子乘若一若二同修雜行不當視之狐疑懸廢得無盡漏如是阿難勿觀善權闡士有廢退想於諸通慧所以者何菩薩大士愛納眷屬業以三寶不違佛法賢聖衆也使志無上正真之道佛語阿難若族姓子族姓女心存大乘不離諸通慧不荒五樂抑制五欲觀于五通得如来根當知正士與女人俱又聽阿難彼女人者乃往去世為重勝王百生之偶宿情未拔故有色恩貪重勝顏口發誓言若與我俱得遂所娛當從其教發无上正真道意時重勝王心知其念晨現菩服由斯法門入之其室觀內外地心等無持執手同處已如其欲則頌曰

愍我悖於欲　諸佛所不歎　能蠲恩愛者
得佛人中上

時女喜踊即從坐起自投于地歸命自責伏罪悔過為重勝王而歎頌曰

吾已離諸欲　世尊之所歎　節止恩愛著
願佛無上道　前心之所想　今首自悔過
傷愍諸群生　究竟發道意

尒時重勝王菩薩隨欲化女使發無上正真道意即從坐起而出其室阿難觀斯心持清淨令吾授彼女決轉女身後九十九劫當得作佛号離无數百千所受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衆祐以是賢者親菩薩行所行无短不墮罪法重勝王菩薩從虛空下稽首佛足白世尊曰闡士當行善權方便立于大衆若勸一人導以法本從其所生輒當獲之信於善權墮大地獄至于百劫所遭苦痛惱劇之患則當忍之寧化一人使立德本不避此難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正士通達是為菩薩大衆之行超度諸受佛言族姓子吾念過世無數劫時有

一學志名曰焰光處於林藪行吉祥願四百二十万歲淨修梵行過閻歲已入沙竭國有陶家女見此學志姿貌姝好端正絶妙欲意隆崇即自投託學志問姊何所求乎荅曰慕仁學志報言吾不樂欲女曰設不然者吾將自賊焰光自念吾護禁戒淨修梵行四百二十萬歲今若毀之非吉祥也念已捨却離之七步乃發慈哀毀犯禁戒則墮地獄若不如是女自殘賊寧令斯女獲致安隱吾當堪忍地獄之痛焰光即還又執其辟而喻之曰從女之欲幸勿自危學志退居習家之業十有二年猒學止足乃淨四等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言族姓子欲知尒時焰光學志豈異人乎莫造此觀則吾身是陶家女者即瞿夷也彼尚色欲此順其心吾以大衆越度生死百千之患賢者且觀餘人所犯墜趣地獄善權闡士更昇梵天佛告慧上設舍利弗大目揵連行善權者不使瞿和離比丘墜于地獄所以者何吾憶昔者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

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國家山窟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馳走避入无垢比丘所止之窟雨霽出去時五仙人見女各言比丘姦穢謂之不淨無垢知諸神仙所念即自踊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染欲塵者則不得飛尋五體投地伏首誣謗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士墮大地獄介時無垢比丘則慈民菩薩也若舍利弗目揵連有權飛昇則罪愆離無由陷墜當知此義非聲聞緣覺所能及知唯獨闡士分別聽了善權方便猶如放逸女人四時莊嚴貪財利欲或無智者變改人性使從其意亦於施身敬重彼人殫盡其產遂棄捨之緣所獲入未曾有悔善權菩薩亦復如斯觀察人根可開化者以何方便則化立之敬施衆生不惜其身殖諸德本不藏情匿設使知人已建德本用其人故續命長善一切欲樂無所貪慕捨除恩愛令歸於無其心清淨无所繫著猶如蜜蜂嚙拾

衆花不計常想於花枝葉一無所損行權菩薩隨俗方便雖樂諸欲不計愛欲不發常想不自毀身亦不損彼辭如樹種不失鮮色因而生牙無加莖者如是族姓子菩薩以空無想不顧之法智度無極廣大之慧入諸塵勞隨所樂行不捨習俗欲不穢身不違佛教未曾退轉如捕魚工引網布網恣意所欲截衆大流取網攝網多所獲得菩薩如是入空無相不願之法以細微心在一切慧縛于大欲諸通慧心以無護心自在所獲得生梵天辭如丈夫工學呪術為吏所捕五繫縛之其人自恣則以一呪斷諸繫紲而得解去如是族姓子善權菩薩五欲自樂普與衆俱恣其所幸智力術力以一通慧壞一切欲沒生梵天辭安隱師以一其心無所惡忌變現廛底送大賈人或有愚謗而傷之日忖察此師自眷屬財賄尚不全度安能濟衆使免賊乎將必遺漏無量錢寶於是導師激憤恥之即從坐起秉心堅强帶鉀舞刀摧拉怨敵所護安

隱無所亡失行權菩薩執智慧刀隨時所欲以巧方便安習五樂志弟子乘所不悅可為發慈愍太何若此興放逸行尚不自度何能濟衆降魔怨乎所不堪借也菩薩以智慧度無極法善權方便恣意所欲以智慧刀斷截塵勞裂諸羅網超遊自恣遍諸佛國離女人土無有瑕穢

介時有菩薩名曰愛敬入舍衛大城普次行乞至貴姓家貴姓有女名曰執祥在樓觀上聞比丘音受食便出則覩其形發放逸意其欲甚盛不得從志氣絕命終其身動搖比丘見女興不淨想即發念言何謂法樂自所喜者計空无實其猶泡水無所可適耳目鼻口身意如腐肉揣草裹皮覆從足至頂何所可樂乎觀無諦法无想無念法无內外亦無壽命都无所有心何所著亦何所受永離欲瑕亦無得也諦觀諸法无所起者愛敬菩薩即得不起法忍則時欣喜踊躍在虛空去地四丈九尺繞舍衛城七匝於時世尊見愛敬菩薩昇在虛空時

如鴈王神足無导自由自在告賢者
阿難曰汝見愛敬飛遊進止如鴈王
乎對曰已見佛言阿難愛敬菩薩因
色欲行獲諸佛法降伏魔兵則轉法
輪執祥女終轉女人身得生忉利天
紺天宮自然化有四百八十里殿萬
四千玉女俱共侍之緣此之德而發
慧心自念何行得生此乎即知本在
舍衛為貴姓女色惑愛敬緣斯貪欲
晝終轉女所為男子自然神化無央
數衆志於欲著乃獲此報豈況清淨
恭肅之心供養奉事盡敬菩薩乎今
伎樂之娛安可久常當詣世尊及親
愛敬菩薩於是天子與其眷屬各執
天花栴檀雜香威光巍巍俱詣世尊
愛敬大士皆以花香而供上之前稽
首礼旋佛三匝住各又手而讚頌曰
諸佛無思念　樂寂不可量　如来无心意
則獲尊上道
我在舍衛為女人　其犬名德不可議
号曰執祥長者息　端正姝好寶嚴身
以為父母所珎重　有正覺子无所著
号曰愛敬威神大　入舍衛城家分衛

我聞其音柔軟妙　歡喜之心取飯食
即自往詣無極法　如来之子愛敬道
吾見彼已起乱心　迷惑愛欲貪放逸
假使不得從我願　即當壽終用活為
當時不能發口言　雖奉飲食不能授
我以愛欲放逸故　則在其處壽命終
雖不能應于道行　降棄瑕穢女人身
得為男子佛所歎　即時得生忉利天
宮殿則尊微妙好　以寶合成无等倫
有万四千諸眷屬　諸婇女樂悉具足
即時心自發念言　吾何因緣得致此
尋時識念如此事　愛欲之心報如此
見於愛敬心歡喜　吾身今即如来子
緣是之德獲是報　便當修行恒沙劫
當為正覺佛子弟　皆由善師因愛敬
愛欲之心報如此　供事于道无親屬
吾身今即如来子　修于尊妙道之行
便當修行恒沙劫　尋時則轉于女身
皆由善師因愛敬　父母在家皆號哭
供事于道无親屬
修于尊妙道之行
尋時則轉于女身
父母在家皆號哭

心自念言是盡道　衝口罵詈此沙門
應時天子承佛威　往詣父母具解說
無得罵詈眞沙門　將無長夜獲苦惱
父母欲得知我不　吾已踊至忉利天
應時退轉女人身　得為天子光巍巍
父母當至安住所　首罵詈罪自悔過
更求救護不可得　唯有如来為道慧
時父母聞佛音響　彼時勇猛勸化之
皆和心解眷屬俱　同時往詣能仁佛
則共稽首兩足尊　即自悔過瞋恚心
恭共恭敬於如来　啓問安住令決正
以何供事應奉佛　何謂順法佛衆僧
唯為吾等分別說　假使聞者无異心
家勝則知心所念　教世口則說如此
其欲供養一切佛　堅固道意御諸想
父母親屬及男女　具足五百無減少
聽聞大人之所講　同時皆發大道心
家勝所言仁無異　阿難聽我之所語
如菩薩行無端底　善權方便住智慧
愛敬菩薩願如此　假使女人愛敬我
則當令轉女人形　速為男子人中上
阿難且觀此名德　餘人所因墮地獄
以放逸心貪習色　因愛欲變為男子

其心天子供養我　常以恭敬獲豐安
彼所供養難計劫　當得為佛号善見
此五百人發道意　亦當自致人中尊
何人聞此不供佛　其歡悅心安无量
計其愛敬菩薩者　所開化女不一二
无量百千億那術　以敬欲心立於道
則為樂王大名德　何況供養奉事者
因緣塵勞施安隱　何況供養菩薩者
今時賢者阿難白佛言猶如有人近
須弥山皆隨山光焰為金色設懷歡
喜欲義心奉道法心得近菩薩皆獲
一類趣諸通慧心性自然我從今始
奉侍菩薩如須弥山猶如樂王名曰
見愈有清淨心若瞋恚意見此樂者
衆病皆除菩薩如是淨不淨心婬怒
癡心覩菩薩者悉為除愈時佛讚曰
善哉阿難誠如今言
於是賢者大迦葉白佛言甚難及也
天中天菩薩大士不可思議在所遊
至為諸衆生現無畏欲空无相不願
聲聞緣覺唯行此法菩薩普護轉使
更入諸通慧跡以善方便將順其心
終不穢猒色聲香味細滑法也

大迦葉復白佛言我可歎喻菩薩大
士之所行乎佛言可歎迦葉曰譬大
曠野斷絶無人自然有墻上至三十
三天唯有一門无央數人皆入曠野
去之不遠有一大城其國豐熟米穀
平賤快樂難言人民衆多不可稱計
其在彼城則如金剛城旁有江江側
有路曠路之中有黠慧人聰識念義
懷愍欲度入曠野者舉聲而盟稱去
曠野不遠大城之安永無死懼吾為導
師來趣所樂衆人報曰吾等不行於
此不動欲覩城傍城自然現今乃往
耳時復有人解微妙者應曰當往隨
仁所湊吾等如是薄福之人聞此聲
已不信不樂不從其教不度曠野彼
微妙人則度曠野觀路由河則乘而
進路之左右有百千丈深大溪澗布
諸草木四方作橋則濟厄路四出無
导大賊從後追而不懼賊自然却終
不還顧稍稍前行亦不恐懼不左右
視則見大城稍近城郭心不孤疑入
彼城邑為无量人現其儀式增益福
祚迦葉歎已陳喻大曠野者謂生死

之難墻至三十三天者謂無黠所著
恩愛之欲也唯有一門者謂大乘也
人入曠野者謂衆愚冥凡夫之士也
黠人發願呼衆人者謂菩薩大士所
樂度無極也志劣不行欲見城者謂
聲聞緣覺也應曰當往隨仁所湊則
菩薩也聞聲不信者謂外道異學衆
邪行也度曠野者謂奉精進至諸通
慧修諸三昧也路由河者謂法門也
左大溪澗百千丈者謂聲聞地也右
大溪澗百千丈者謂緣覺乘也大布
置草木作四方橋者謂善權方便慧
度無極也四出無导者謂菩薩四恩
之行攝無量人也賊追不懼自然却
者謂魔官屬及諸猗行也終不還顧
者謂忍度无極也稍稍前行謂為菩
薩之所開化進度無極也亦不恐懼
者謂以清淨心發起衆生志平等覺
也不視左右者謂不志樂聲聞緣覺
之利也則見大城者謂達諸通慧也
稍近城者謂見道切德習行佛慧也
心無孤疑者謂曉智慧善權諸度無
極則能通覩一切衆生无所畏惡適

入城已為无量人造現儀式增益福祚者謂如来至真等正覺也佛天中天適興在世則為菩薩立于名号廣建利義

於是世尊讚迦葉曰善哉善哉乃歎斯喻說此言時萬二千天與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佛語迦葉菩薩德行不可稱計學諦微妙善權方便大士所作不為已舉不他人施不言有我亦不言彼時慧上菩薩白世尊曰何謂一生補處而迦葉佛時口說斯言用為覲是剃頭沙門安能有道佛道難得世尊尒時何緣說此佛語慧上且止族姓子無得飾限平相如来及開士行所以者何菩薩大士善權方便不可思議其有正士當作斯觀緣是化人族姓子聽善思念之有法号曰善權方便菩薩從定光佛已来所興之慧不可思議隨時之宜敢可發起講菩薩法從見定光世尊以来得不起法忍無一瑕闕无所妄失亦無乱心智慧無損已得法忍所造菩薩一念之須七日成佛有菩薩志發意之

間一刼之喻為一切人所在示現開化衆生以智慧力欲得成佛大平等覺無量億刼稱歎邪見多所發起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諸聲聞學設使自在於三昧者未曾有也不逮菩薩三昧之定身亦不動心無所想亦非衆人身心所及又使菩薩三昧正受不進不退常以四恩救攝群萌不失精進不為懈怠而為衆人講六度無極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菩薩發意之須於兜術天逮正真覺轉于法輪閻浮利人不能自致昇兜術天聽受經法菩薩心念天上諸天能下至此是故正士於閻浮利而現成佛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菩薩發意能從兜術忽然沒已不由胞胎一時之須成寂正覺傍人有疑此所從来為是天耶揵陀羅變化所為乎若懷狐疑不聽受法是故菩薩現處胞胎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無得興念菩薩處胞勿懷

斯意菩薩大士不由精胎所以者何有三昧名曰无垢菩薩大士以斯正受而自莊嚴兜術天人謂菩薩沒而無動揺不覩菩薩遊於胞胎現處母腹而從脅生棄國捐家寻坐佛樹亦勤苦行普現悉遍無所不變无有勞擾而無染汙所以者何菩薩之瑞所化清淨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佛告慧上何故菩薩自化其身紫磨金色現入胞胎慧上荅曰寂然清淨明白之品世尊曰然其菩薩者處衆生上則第一尊是則化来諸天人民所不能及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在母胞胎具足十月无見而生人儻起念在母之懷日月不足諸根不具現滿十月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生於樹園不在中宮菩薩長夜習在閑居志樂寂寞行平等淨欲令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摩睺羅人與非人皆捨室宇寂然供養此諸華香普流天下使迦維羅衛國中人民歡喜悅預不為

放逸是故菩薩在於樹下寂寞處生不在宮館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從右脅生若不如是衆人有疑則謂菩薩因由遊精而處胎藏不為化育衆必懷結猶預難決是故示現令人開解菩薩雖從右脅而生母無瘡痏出入之患往古尊聖因時如然所行无違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母攀樹枝然後而生設不尒者衆人當謂皇后雖生菩薩必有惱患若如凡庶而无殊別欲為梨元示現安隱母適攀樹枝志性柔和則菩薩誕育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安和澹泊忽然而生其身清淨無有垢穢菩薩至尊三界之上雖處胎中如日炤水淨無所著不增不減故現脅生不與凡同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適生斯須帝釋即下前稽首奉不使餘天其釋無始立茲本願菩薩若生當以淨意而奉受之亦為菩薩本德之微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適見受已行地七步亦不

八步是為正士吉祥之應應七覺意覺不覺者也自古迄于今未有能現行七步者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已行七步舉手而言吾於世尊天上天下為最第一當盡究竟生老死原釋梵志及諸天子彼時衆會莫不遍集設不現斯當各自尊則懷憍慢便不復欲礼侍菩薩菩薩慈念外道梵志諸天之衆長夜不安必墜惡趣而受苦痛是故菩薩舉聲自讚吾於世尊天上天下第一權慧超異獨步無侶當究竟盡生老死根以此音告三千大千世界其諸天子未有來者應聲便至尒時異學梵志及諸天子皆共稽首敬礼讚音又手歸誠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大悅而笑不懷輕戲笑而不諂笑菩薩興念一切衆類本與我俱發上道意無上正覺恐畏懈怠放逸自恣故為卑賤愚冥貢高或音聲者解一切法至諸通慧精進敏速使歸命佛猶斯大衆發起萌類除却放逸見已願界彼亦普具以故正士現

大欣笑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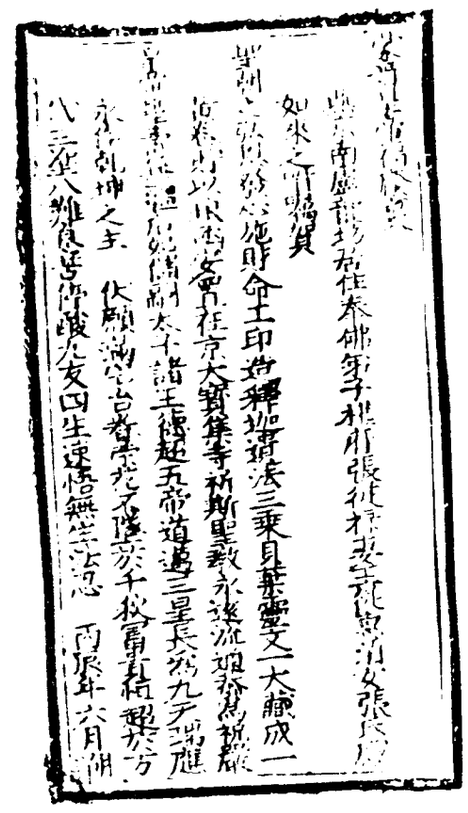
何故菩薩清淨无垢而復洗浴釋梵四天所見供侍凡人初生皆當洗浴菩薩清淨隨俗而浴況世人乎故現此義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初生之後去到空閑於樹下坐然後入城欲以具足諸根之本示現中宮絃歌倡伎音樂之娛然大四定由斯現緣令衆學効棄離財寶樂昇微妙入家復出不興異行去家學道則坐佛樹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生後七日其母便薨后壽終盡福應昇天非菩薩各前處兜術觀后摩耶大命將終餘有十月七日之期故從兜術神變來下現入后藏以是推之非菩薩各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學書射御兵仗伎術摴蒱戲樂隨世習俗現前因緣三千大千世界諸所伎樂經藏道要詩頌術數神呪所療言談嘲調示現悉學無所不博欲令庶人不自憍慢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上



慧上菩薩大善權經卷上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大寶集寺本。

一　九三五頁中一行經名下，資、磧、普、南、徑、清有夾注「一名善權方便所度無極」。

一　九三五頁中二行「月氏國三藏」，石作「太康年」；資、磧、普、南、徑、清作「三藏」。

一　九三五頁中八行第一一字「生」，資、磧作「法」。

一　九三五頁中一八行「闡士」，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開士」，下同。

一　九三五頁下一行第五字「庶」，資、磧、普作「元」；南、徑、清作「元無」。

一　九三五頁下一行第六字「墜」，普、徑、清作「無墮」。

一　九三五頁下一二行第七字「使」，南作「便」。

一　九三五頁下一三行「解脫品度脫」，石作「解脫品解脫」；資、磧、普、南、徑、清作「解品度」。

一　九三五頁下二一行末字「慮」，資、磧、普、南、徑、清作「察」。

一　九三六頁上五行第二字「頌」，資、磧、普、南、徑、清作「偈」，下同。

一　九三六頁上六行第五字「盖」，徑、清作「益」。

一　九三六頁上一一行第九字「夕」，資、磧、普、南、徑、清作「勺」。

一　九三六頁上一五行末字「覺」，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覺也」。

一　九三六頁上一六行「護夕」，資、磧、南、徑、清作「讚勺」。

一　九三六頁上一七行第九字「彼」，石、普、南、徑、清作「攸」。

一　九三六頁中九行第六字「施」，資、磧、普、南、徑、清作「設」。

一　九三六頁中一〇行第七字「饍」，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饌」。

一　九三六頁中一二行末字「仰」，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御」。

一　九三七頁上一行第六字「震」，普、南、徑、清作「振」。

一　九三七頁上二行第四字「虛」，石、磧、普、南、徑、清、麗作「空」；資無。

一　九三七頁上一一行第七字「退」，南、清作「還」。

一　九三七頁上一四行第四字「語」，資、磧、普、南、徑、清作「告」。

一　九三七頁上末行第三字「持」，普、南、徑、清作「別」。

一　九三七頁上末行第一二字「則」，石、普、南、徑、清作「即時」；資、磧作「則時」。

一　九三七頁中一行第二字「我」，石、麗作「哉」。

一　九三七頁中一四行第一一字「親」，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觀」。

一　九三七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獲」，普、南、徑、清作「護」。

一　九三七頁中末行第二字「言」，資、磧、普、南、徑、清作「告」。

一　九三七頁下一行第三字「志」，資、磧、普、南、徑、清作「士」，下同。

一　九三七頁下三行「陶家」，石作「窯家」，下同。

一　九三七頁下一三行第四字「之」，磧、普、南、徑、清、麗作「所」。

一　九三七頁下一七行首字「此」，資、磧、普、南、徑、清作「他」。

一　九三七頁下一九行第九字「且」，石作「具」。

一　九三八頁上一〇行首字「士」，資、磧、普、南、徑、清作「人」。

一　九三八頁上一五行首字「嚴」，資、磧、普、南、徑、清作「飾」。

一　九三八頁上一七行第二字「逐」，麗作「遂」。第四字「遂」，石、磧、南、徑、清、麗作「遠」。

一　九三八頁上二一行第一三字「善」，資、磧、普、南、徑、清作「益」。

一　九三八頁上末行第一四字「唼」，麗作「接」。

一　九三八頁中五行首字「莪」，資、磧、普、南、徑、清作「茂」。

一　九三八頁中五行第一三字「想」，石、南、清作「相」。

一　九三八頁中八行第三字「教」，資、磧、南、徑、清、麗作「歡」。

一　九三八頁中八行第一三字「綱」，磧作「網」，下同。

一　九三八頁中一〇行第一一字「相」，磧、南、麗作「想」，下同。

一　九三八頁下一一行第五字「觀」，資、磧、普、南、徑、清作「館」。

一　九三八頁下二一行「則時欣喜」，普、南作「即喜時」；石、資、磧、徑、清作「即時欣喜」。

一　九三九頁上一行第一二字「告」，資、磧、普、南、徑、清作「佛告」。

一　九三九頁上二一行第一一字「好」，資、磧、普、南、徑、清作「妙」。

一　九三九頁中五行第一〇字「飲」，資、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九三九頁中六行第八字「則」，普、南、徑、清作「即」。

一　九三九頁中一五行「子弟」，石、

資、磧、普、南、徑、清作「弟子」。

一　九三九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覺」，資、磧、普、南、徑、清作「學」。

一　九三九頁中末行第八字「臭」，資、磧、普、南、徑、清作「見」。

一　九三九頁中末行「捽摵」，石、普、南作「捽滅」；資、磧作「碎滅」；徑、清作「殁滅」。

一　九三九頁下九行「和心」，南、清作「心和」。

一　九三九頁下二一行第八字「速」，資、磧、普、南、徑、清作「得」。

一　九四〇頁上六行第九字「敬」，諸本作「愛」。

一　九四〇頁上一一行「喜欲義」，資、磧、普、南作「欲義」；徑、清作「怒嫌欲廢」。

一　九四〇頁上二〇行第一二字「相」，資、磧、普、麗作「想」。

一　九四〇頁中八行第四字「路」，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野」。

一　九四〇頁中一〇行第二字「野」，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九四〇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厄」，資、磧、普、南、徑、清作「危」。

一　九四〇頁下七行「聞聲」，磧、麗作「聲聞」。

一　九四一頁上一八行第八字「定」，資、磧、普、南、徑、清作「錠」，下同。

一　九四一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可」，資、磧、普、南、徑、清作「能」。

一　九四一頁中一二行第一三字「術」，石作「率」，下同。

一　九四一頁中一七行第一二字「術」，資、磧、普、南、徑、清作「術天」。

一　九四一頁中末行第一二字「胞」，資、磧、普、南、徑、清作「胎」。

一　九四一頁下一一行第四字「品」，資、磧、普、南、徑、清作「器」。

一　九四一頁下一四行「无見」，資、磧、普、南、徑、清作「答曰無具」。

一　九四二頁上七行第四字「痛」，資、磧、麗作「瘠」。

一　九四二頁上一一行末字「元」，資、磧、普、南、徑、清作「庶」。

一　九四二頁上二一行第六字「微」，諸本作「徵」。

一　九四二頁下一五行末字「藏」，資、磧、普、南、徑、清作「胎」。

一　九四二頁下一九行第八字「前」，石作「斯」。

一　九四三頁上一行「卷上」，資、磧作「上卷」。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下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裳

何故菩薩而有室娶菩薩無欲不尚配疋其於離欲則為正士所以示現眷屬妻息傍人懷疑菩薩非男斯黃門耳欲除沉吟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緣此現生子男羅云假論羅云胞胎生者則非義也所以者何羅云於天變没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育又是菩薩本願所致昔錠光佛瞿夷有指後世為仁妻殖其德本不違久要故娉納之情無所在俗人擾動迷惑色欲慇懃戀著菩薩示現妻子眷屬尋復捨國或有人言正士之妃端正姝妙乃尚捐去何況吾等又菩薩本始學道時所有妻婦群從眷屬相敬重故各共發願世世興仁俱生生相侍隨至成佛道故廣敷演清白之法中宮姝女四萬二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其餘群類悉度惡趣以故菩薩現有眷屬其諸姝女以恩愛情自煩惱者適見菩薩澹然清淨如明月珠則離色欲假使菩薩化於所化顏姿容貌由若已身尒時姝女與化人俱恣可所娛各心念言吾等今日與菩薩俱志慕非異於時菩薩往閻浮樹蔭下而坐禪思歡喜行安由如化人所造之變菩薩昔從錠光佛來所見愛欲因緣之業皆是無始感發之應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於閻浮樹蔭而坐禪思化七十億諸所天子令發道意又復欲使皇后見之心自念言會當捨家是故菩薩坐閻浮樹蔭而寂思惟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夜半出家至于江流而自洗浴感諸群生為現德本悉當念言所立之處功德自然清白法故由此夜半出家無导極樂事皆當捨棄清白之法不可離也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在兜術天勸化諸天來下現生天人又手時到可去門自然開菩薩有念王儻懷疑聞此不了長夜不安遭值恐患墜于惡趣故化天人

天人開門諸天坐中舉聲稱揚非菩薩各欲慰王心委之于天由觀斯義有所勸化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棄國捐王而現捨去人當解知菩薩畏生老病死是故出家不為增避家室親族眷屬枝黨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自剃頭鬚髮三千大千世界諸天龍神揵沓和人與非人無能堪見菩薩頂者況能為尊除鬚髮者於時菩薩勸度衆生自除鬚髮念白淨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從使者聞自剃之耳王乃默然是為菩薩善權方便何故菩薩取寶瓔珞冠幘手付車匿發起衆念菩薩為道不復貪樂珍寶之飾於一切物而無所著故皆釋之後世邊地法効菩薩吾等出家亦當請學從佛法則猗四賢行一切無著不為陰入狐疑出家設不如是人當疑言不知產業故出家也是為菩薩善權方便佛言族姓子今且聽此菩薩何故六年志修苦行為諸菩薩有殃罪故故現勤苦為諸群生權

其方便於斯菩薩所興為也迦葉佛時口發是言鬚頭沙門耳云何為佛是則菩薩善權方便當知是義何故菩薩而有斯言優多摩納晉言上志一名焰花有五親友及五百弟子為大梵志貴族姓子本學大乘為惡知友所見迷謀失其道意其五親友信外異學不從真教修外道經不習佛法自謂有道為彼師長其身自号吾等是佛五百弟子亦復如是焰花學志以權方便入斯志類因發言呵難提和曰何所為佛鬚頭沙門佛道難得陶者得用往覲乎焰花稍稍化五族姓子及五百弟子在學者故發斯言何所是佛鬚頭沙門佛道難得佛語慧上觀於彼世焰花學志時在別處與五親友五百眷屬俱共正立於時陶家者名難提和晉言歡豫往至其所嗟嘆迦葉如來功德謂焰花學志來共俱往詣迦葉佛焰花心念此諸學志德本來猶設吾今歎迦葉如來道之功德毀諸異學族姓子等便當愕住必不俱行以故焰花護其本願智慧

無極因權方便故言鬚頭沙門非是佛佛道難得智慧無極何所處乎行智度者无彼此想亦無道想焰花通達究竟空慧普無所著善權方便隨一切法故發斯言焰花學志與五親友五百弟子至池水側浴訖出水乘馬車侶五親友從弟子遊行講經尒時歡豫承佛威神欲化彼師從迎焰花乘及侶弟子即相問訊言所從來歡豫以誠荅曰覲迦葉佛還焰花曰鬚頭沙門非為是佛佛道難得陶者聞之甚用不悅以手捉鬚卿不信者可俱往質也焰花籌慮歡豫志性安隱仁和未曾卒暴今捉吾急終不忘也吾及弟子宜當共侶俱觀其道僉曰唯然於是陶者焰花五友五百弟子便共俱行覲迦葉佛佛則為說前世所興道德之本心即喜踊讚焰花曰世尊道德權慧乃尒何惜不早為吾等說五友弟子見迦葉佛道德巍巍辯才无量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時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大乘業開闡法藏不退轉輪五大梵志五百弟

子皆得不起法忍佛告慧上族姓子聽焰花若以佛智慧歎迦葉尊毀異學者五大梵志五百弟子終不從化又無由得覲迦葉佛用欲開化之故因行權慧故發斯言髡頭沙門非為是佛佛道難得得不退轉無所不達不復疑道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佛告慧上菩薩所以隨時如化現有餘殃勤苦之行設不然者沙門梵志清淨奉誡諸餘黎民將无知之懈怠不進適相見已得無說之是藏異藏斯等長夜曾无利義不得安隱則歸惡趣用衆罪疊如來故現餘殃未盡菩薩都无罪蓋之患持戒沙門梵志若說麁言即當自疑不加精進不得解脫欲建斯等猶豫志者菩薩以權口發此言緣是度之即當自說吾等無智自責悔過唯學道慧普行恭敬又外異學貢高自由以故如來勤苦六年非為餘殃所以者何或有沙門梵志食一麻一米清淨自在欲攝此等具足其願故菩薩日服一麻一米以為限度若不時食不得不還致于

聖道菩薩發言髡頭沙門不得是佛佛道難得故以罪殃六年苦行六年之中所可開度則非異學之所及知而令外道五百二十萬人住平等慧所可見發誘化人民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如來聚會四輩諸天龍神及人非人為講說經初夜欲竟佛告阿難取中衣來吾體少冷阿難受教即取奉進上夜已竟入於中夜復命阿難取上衣來吾寒欲著即復進之中夜已竟入於後夜復命阿難取衆集衣來吾欲著之即復重進佛便服著告諸比丘吾聽出家學者一時著三法衣假使寒者亦可複之所以者何後世邊地寒涼國城不堪單薄隨其土地應著複重佛無寒無熱無飢無渴所以者何為處寒土不著複重或致疾病或能悔退不能究竟求道之意是為如來善權方便何故如來坐於草蓐為來世人出家學者或貪鮮好牀座揄机志在安軟不加精進或有少福不得好坐氈氍氈重遮被蓐

怨望退却心當念言如来世尊身欲成佛坐於草蓐不著好牀乃成佛道何況我等當慕好座佛言所教隨其習俗重茵累蓐不妨于道細軟不悅麁堅不憂人心難齊志行若干故以權變現若干教是為如来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復起飯食傍無德者自餓求道夫以飢餓不能興慧故安隱食因成道德說菩薩法開化群萌多所安隱不以勤苦菩薩受食得用成佛由斯逮于一三昧定以一三昧住百千劫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閑居求道草蓐敷于樹下用過去何不貪牀座坐敷說諦吉祥礼義設使菩薩說法粗略則入利義其有以草施菩薩者因發道意佛時授吉祥之決汝於方来當得成為佛号離垢如来至真等正覺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坐佛樹下使魔雲集設不速趣無上正真道者其魔波旬不敢至菩薩所又族姓子菩薩初坐樹下心自念言誰於欲界四域最尊人從

教者當令詣吾俱戰攻之尒時具足入諸通慧故使魔試其魔兵師八万四千億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睺勒皆發无上正真道意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如来已成佛道正坐七日而不起行察樹無猒是諸天子見其德行變化感動心大歡喜各心念言吾等當求斯如来心何所倚乎宿夜七日一心專精求之不得緣是之故乃觀世尊三十二相心益踊躍則發無上正真道意當来之世亦逮如茲坐于佛樹由斯如来坐樹七日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得成佛已勸率無數天人之衆梵天不請亦不說法於是如来心自念言其在欲界不可稱計諸天集會及魔眷屬鬼神羅剎設見菩薩師子吼步輙發道意見歡喜者緣致無為又族姓子詣佛樹下菩薩即時放頂相光普炤魔宮及三千大千世界於其光明出一音聲今釋種子能仁之尊棄國捐家今成無上正真之

道已過汝界多度人民不可貲量空汝國境宜當尋往與共戰鬬時魔聞斯甚大愁毒嚴四部兵具足三十那術姝俱往詣佛樹於時菩薩以智慧寶建立大慈慧明之勝紫磨金辟諸天龍神釋梵所敬時梵志念梵天化我我從梵生莫能超踰世無尊師梵天為上如来念曰吾致梵天令衆人見諸天龍神皆倚于梵梵天猶尚稽首礼佛宜當勸助如應說法若無勸護如来不說承佛威神令梵天来以法助勸假使衆人敬念梵天當勸如来於是梵天自捨其宮来詣世尊大梵勸佛轉法輪時六百八十萬梵天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悉歎頌曰

佛尊无有極　寂勝不可及　行善權方便是亦為如来

佛告慧上菩薩如来所現餘殃有十是亦世尊善權方便當了至誠欲使如来有毛髮瑕不具殖德本欲令有短行不具足逮成正覺坐佛樹者此亦不然所以者何暢清白法無有衆瑕族姓子欲知如来皆以揵椎諸不

善法世尊無尋況復立穢而有餘殃佛為醫王除一切病無有陰蓋祐衆生故亦現餘疊欲令衆庶護身口意修清淨行由如尊貴族姓有子各長王家習于乳酪體生瘡痏上至頸項腹藏亦痛當服醫藥飲乳乃除困而獲差父母念之喜其得療又族姓子如来至真為普世父除群黎惱使獲安隱以何現疾人聞餘殃不敢作罪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又告慧上菩薩往昔久遠世時不知罪福故為衆人亦現殃疊如来故說吾為法王不離宿罪汝等之類安得離殃由斯有言如来永無餘殃辟如有人善學書疏計按之術教諸童子欲令成就无所不知不以為尋小兒見聞則受學了稍稍建本如来如是悉學諸法無所不博亦現餘殃欲令衆生具清淨法辟如有醫始學治病解方曉藥應病救療既能自愈廣能愈人轉復嗟歎鋌光佛時乃於彼世有五百賈人入海求寶有異心者心罪甚重開其罪門工學邪術殃害劇

賊觀賈人貌則上有船於時導師号曰吉財護衆賈人隨時消息殃人念言今我寧可悉害賈人獨取珍寶於閻浮提有大導師名曰大哀時寐夢中海神語之賈衆之中有一賊人興大惡心皆欲危沒五百賈人獨欲取寶假令事建罪不可量所以者何此五百賈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立不退轉設使愚害心不迴還由其殃罪一二菩薩行得成無上正真之道賊墜地獄若干歲數其罪乃竟今仁導師當行權變而令此人不更地獄若干之痛使衆賈人不被危害七日思惟无餘方便念言唯當取之危其命耳假語衆賈者則皆興怒當煞此人必墮惡趣復重自念設我獨煞亦當受罪吾寧忍之若百千劫受地獄惱不令賈人普見危害而令一賊墜地獄也時大哀師則為說法令心欣然踊躍卧寐佛言族姓子彼大導師猶衆賈人興于大哀以權方便害一賊命壽終之後生第十二光音天上時大哀師則吾身也以斯方便越千劫

生死則昇天同船五百賈人斯賢劫中五百佛興者是菩薩豈有罪患越除終始弥百千劫不當察佛而有愆咎如来所現為衆生故時以闕漏權現鐵鉞如来蹈之威神所達所以者何如来之身則金剛也又族姓子舍衛城中有二十人復與二十人共為怨敵時二十人各欲攝怨而危害之為最後世相伺方便彼二十人欲害二十怨者承佛威神尋詣如来於時世尊化四十人亦欲勸導一切大衆告尊者大目揵連令於此地當有鐵鉞自然来出入佛右足大指語未竟鉞在佛前目連白佛令拔鐵鉞著異世界佛言不然時大目揵連以精進力欲拔鐵鉞是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不能搖鉞如毛髮也於時世尊則住梵天鉞輙隨之如来還坐鉞則住前是時如来右手取鉞以足蹈上目連白佛如来在罪而獲鉞殃佛時告曰昔興五百賈人共入大海時有一人心懷惡意吾時害之是其餘殃大哀師則吾身也以斯方便害之是其身安隱時二十人聞佛說此轉相謂言如来

法王已得自在尚有餘殃不能滅除況於吾等不受罪乎即来詣佛悔過自首如来應時為說經法分別罪福令四十人入平等慧三萬二千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因是如来示現鐵鉞是亦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世尊已離衆病亦有疾病使醫王耆域而合湯藥佛時立誡二百五十未久五百比丘在他樹間行道向欲終畢心懷狐疑如来有教唯以一藥療身衆病不得習餘時佛發念以何方便令諸比丘得習餘藥所以者何假使如来隨意聽者則後世人毀四賢誡是以如来行權合藥任于耆域時淨居天語比丘言諸賢者宜更求藥無得危命則相謂言寧自碎身不毀佛誡天荅賢者今者如来則法王也令置小便更求餘藥可改所習而慕所服於時比丘離疑猶豫乃求異藥病即除愈晝夜七日得無著道假使如来不習湯藥此諸比丘不得解脫將来之世亦當如是其身安隱然後得道是亦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如来衆德普具又入聚落而行分衛空鉢来出如来无硤愍觀後世邊地諸國而興慈哀其有比丘入於郡國縣邑丘聚行分衛者而身薄福所乞不得心念如来功德充盛无量福會時行分衛尚空盌出我等善本所殖不弘豈可怨捨而不乞乎故當分衛用是之故入城分衛空鉢来出又云弊魔化諸梵志長者家使不供佛不施衆僧未曾有此其魔波旬未敢作威嬈固如来沮廢福意佛之聖旨所變現也梵志長者有此異心非是本意非佛勸福彼時衆人無所施者又見如来空盌来出魔界天人見不獲饍世尊得无心懷悵恨晝夜一心念如来及弟子衆將必憂悒見佛弟子心不增減前後適等七萬天子自投佛前如来如應為說經法皆得法眼淨是亦菩薩善權方便

何以故旃遮摩尼木魁繫腹誹謗如来亦非世尊本之餘殃佛之威神能取暴意從置恒沙刹外如来以權現斯方便當来比丘或有出家行作沙

門為人所謗有懊疑者觀佛世尊雖見譏訕心不動轉不却宿罪令佛如来普勝之德猶復若茲況我等而无譏議思惟此已益加精進清淨奉戒心不迴轉假使暴意夢中誹謗壽終之後不離地獄如来悉知令護禁戒所以者何如来之德不捨衆生是為如来善權方便

何故異道宮須多利埋著勝樹閒佛諸通慧普觀无导知當與拏則以示現如斯比像設不以刃加須多利者須多利或投餘患佛解知女壽命終盡是故彼類相教煞之緣邪異學身所犯宮必反罪羣佛以等慧而化立之由斯所建增益群生功德之本是以如来七日不入城化六十億諸天入道過七日後其四部衆皆来詣佛聽法八萬四千人獲平等慧三億人得道跡往来不還果證是亦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如来三月食麦如来素違雖楚志請佛不得迷忘佛所興化所以者何今五百馬者昔佛弟子也所從食

已前世皆學菩薩大乘供養過去諸世尊矣從惡友教犯衆罪殃墜為畜生彼時又有五百馬師有菩薩名日蔵本立願生其中普化斯等令發道意使引大乘化諸馬師本非馬師如来護彼令諸馬畜皆得受決為緣一切如来不食無所志願威德能化瓦石刀杖為美飲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悉為甘饍奇特之味所以者何世尊自然有大人相味味之味以故當知如来所化飲食皆美耆年阿難未得大哀心自念言太何世尊捨轉輪膳今乃服麦佛知其念以五百馬師之德時五百馬皆識宿命得近道心五百菩薩發大慈哀往覲如来五百馬師自減半廩以用供佛捐五百馬穀供五百比丘馬師及馬皆自悔過見佛衆僧竟三月已五百馬命終生兜術天為天所敬如應說法得立不退轉地當成無上正真之道阿難得知施供養時宮中人得未曾有来白佛言我等生長深宮之内世尊阿難未曾習此安隱歡喜七日不食族姓

子當知如来之身無有罪殃後世或有持戒之人請諸沙門而不設供故為彼現是為如来為人所請雖不供辦不令其人墮于罪地又五百比丘悉有與如来俱三月一夏四百比丘悉有慾態無清淨想設得美食慾意遂盛用麁食故慾心則薄三月之中可得羅漢如来以斯諸學比丘及化菩薩隨時示現非罪殃也是亦如来善權方便

何故如来告大迦葉曰汝當說經吾腰背痛時八千天子本弟子行迦葉所化於時来會樂仰三寶慇懃在行聞說覺意設百億佛為說經法終不能解唯迦葉比丘能度之耳故佛告之分別覺意八千天子聞義得慧其疾病者往會聽經各心念言如来法王因說覺意病即除愈吾等云何不聽經乎何以故族姓子欲化諸天及病比丘使承經道示現腰痛故如来曰迦葉說經令我除病是亦如来善權方便何故如来舍夷國敗而佛頭痛衆人悉當念言如来親屬不盡其

壽護黎庶意坐枯樹下告侍者曰吾頭甚痛尒時諸天計有常者三千人會刹利之衆不可稱數聞告阿難頭痛之各念言如来尚有餘殃聞經尋化天人七千是亦如来善權方便何故跋羅陁梵志以五百事而罵世尊時佛默然後更稱譽佛亦默然應時自歸一心悔過無所復言佛能廠却使不出言投從置于殊異之土尒時會中諸天世人無數之衆見佛忍辱慧力平等心柔和雅四千人發无上正真道意如来徹覩當来有所化故現默然非佛餘殃是亦如来善權方便

族姓子聽調達所生常與菩薩共相嬈害懷怨憎心欲相危害是亦如来菩薩方便

佛告慧上菩薩諸天往来有所求索則為具弘施度無極所以者何多所饒益覆滿諸願發起一切以何因緣興斯行乎假使衆生安淨自利則不解施不知受者是故諸天化從空来詣菩薩所試求妻子頭目手足國城

丘聚應時菩薩周滿所欲勇慧无難衆人見之則効布施奉遵所行无所矜惜我等亦當發願求佛修習禁戒不敢毀失順菩薩法未曾違捨撫罵不恚輕易不恨則弘忍辱度無極以斯教化无數之衆其諸天人見有慾来詣如来所則長戒禁是亦如来善權方便非餘殃罪所以者何敢来試者則皆權也尋皆導利無央數人取要言之如来所現殘有十殃皆當知佛行權隨時衆庶懷惡多崇非法故為現應非有殃也使知去就至无上慧如来所歎權宜寂尊皆非殃罪但示現耳作是得是聞者悚懼不敢為非又族姓子廣宣善權時時乃說非為下愚薄福祚者亦非聲聞緣覺所知講也所以者何彼等未曾學善權方便唯菩薩大士解暢深歸喻如闇夜家中然火悉燒室內妻子眷屬菩薩如是其有聞善權度無極則曉達菩薩一切所行當勤順學吾本所習佛囑累汝族姓子族姓女欲求佛道其有講說善權方便若百千里當往

受學則蒙光明所以者何假能聽受如斯像法者則為顯發一切經典除諸疑網使無結恨尒時諸天世人四部衆咸皆歎曰其有聞斯權便經者非法器人多不信樂佛說經已七萬二千人皆發无上正真道意阿難白佛當何名為經云何奉持之佛告阿難是經名善權方便所度无極隨時品也當持當行佛說如是慧上菩薩及比丘衆菩薩大士諸天龍神阿須倫世人莫不歡喜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下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下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大寶集寺本。

一　九四六頁中五行第五字「傍」，資、磧、普、南、徑、清作「防」。

一　九四六頁中一七行第五字「願」，石作「願令」。

一　九四六頁中二一行一二字「自」，磧、普、南、徑、清作「息」。

一　九四六頁下四行第四字「乖」，資、磧、普、南、徑、清作「永」。

一　九四六頁下七行「無始」，石作「始元」。

一　九四六頁下七行第一〇字「發」，資、磧、普、南、徑、清作「業」。

一　九四六頁下一〇行「諸所」，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所諸」。

一　九四六頁下一七行第七字「極」，石、磧、普、南、徑、清作「極妙」；資作「極安」。

一　九四七頁上六行第二字「增」，資、磧、普、南、徑、清作「憎」。

一　九四七頁上八行第七字「頭」，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九四七頁中四行第八字「多」，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多羅」。

一　九四七頁中四行至五行小字夾注，資作本文；徑、清無。

一　九四七頁中一四行第六字「在」，諸本作「在異」。

一　九四七頁中一八行第三字「難」，資、南作「離」。

一　九四七頁中一八行夾注「晉言歡豫」，資作本文；磧、普、南作「晉言觀豫」；徑、清無。

一　九四七頁中二一行「來猶」，石作「末道」；資、麗作「未滿」；磧、普、南、徑、清作「來獨」。

一　九四七頁下七行第七字及八行第一二字「從」，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徒」。

一　九四七頁下一四行第九字「捉」，石作「旋」；麗作「掟」。

一　九四七頁下一四行末字「忘」，資、磧、普、南、徑、清作「妄」。

一　九四七頁下一五行「侶俱」，石、磧、普、南、徑、清作「俱往」；資作「俱侶」。

一　九四八頁上一行第五字「起」，資、磧、普、南、徑、清作「退」。

一　九四八頁上二行第五字「以」、資、磧、普、南、徑、清作「不以」。

一　九四八頁上八行第一一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九四八頁上一六行「志者」，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者志」。

一　九四八頁中九行第七字「少」，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小」。

一　九四八頁中末行第一二字「莚」，資、磧、普、南、徑、清作「莚」。

一　九四八頁下七行第九字「傍」，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防」。

一　九四八頁下一三行第八字「道」，石無。

一　九四八頁下一四行第四字「何」，諸本作「佛」。

一　九四八頁下一四行第九字「坐」，石、資、磧、南、徑、清作「欲」。

一　九四八頁下一七行第八字「方」，石作「未」。

一　九四八頁下二一行第二字「趣」，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逮」。

一　九四九頁上二行第一二字「師」，普、南、徑、清作「帥」。

一　九四九頁上一〇行末字「觀」，石作「覲」。

一　九四九頁中一行第一二字「貲」，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訾」。

一　九四九頁中一一行首字「護」，資、磧、普、南、徑、麗作「請」。

一　九四九頁中一二行「助勸」，資、磧、普、南、徑、清作「勸助」。

一　九四九頁中一三行末字至一四行首字「大梵」，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梵天」。

一　九四九頁中末行「擅摐」，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殄滅」。

一　九四九頁下五行第一〇字「痟」，資、麗作「瘠」；普、南、徑、清作「疣」。

一　九四九頁下六行第一三字「困」，資、磧、普、南、徑、清作「因」。

一　九四九頁下八行「梨惱」，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犁瘤」。

一　九四九頁下九行第四字「何」，諸本作「故」。

一　九四九頁下一七行第九字「建」，諸本作「達」。

一　九四九頁下一九行第一一字「始」，石作「而」。

一　九四九頁下末行第一二字「殃」，徑、清作「殆」。

一　九五〇頁上一行第八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九五〇頁上二行第七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客」。

一　九五〇頁上九行第五字「愚」，諸本作「遇」。

一　九五〇頁上九行第一二字「其」，石、

資、磧、普、南、徑、清作「斯」。

一　九五〇頁上一二行第七字「令」，石、磧、普、南作「今」。

一　九五〇頁上一五行第一一字「當」，資、磧、普、南、徑、清作「宗」。

一　九五〇頁上末行第四字「則」，石作「即」。

一　九五〇頁上末行第一二字「越」，石、磧、普、南、清作「超」；徑作「起」。

一　九五〇頁中一行第二字「死」，諸本作「死死」。

一　九五〇頁中五行第三字「鈇」，石、磧、普、南、徑、清作「杙」，下同。

一　九五〇頁中一八行第二字「住」，諸本作「往」。

一　九五〇頁中二〇行第七字「在」，石、磧、普、南、徑、清、麗作「本」。

一　九五〇頁下五行第五字「法」，資、磧、普、南、徑、清作「法法」。

一　九五一頁上一一行第五字「固」，資作「殂」。

一　九五一頁上二〇行第二字「以」，石、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九五一頁中二行第一二字「今」，諸本作「念」。

一　九五一頁中三行第一二字「等」，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等身」。

一　九五一頁中四行第二字「議」，資、磧、普、南、徑、清作「謗」。

一　九五一頁中一〇行「與拏」，石、麗作「興怒」；資、磧、普、南、徑、清作「興拏」。

一　九五一頁中二一行第二字「違」，諸本作「達」。

一　九五一頁下二行第一二字「墜」，資、磧、普、南、徑、清作「墮」。

一　九五一頁下七行首字「切」，資、磧、普、南、徑、清作「覺」。

一　九五一頁上一一行第八字「沮」，資作「殂」。

一　九五一頁上二〇行第二字「以」，石、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九五一頁中二行第一二字「今」，諸本作「念」。

一　九五一頁中三行第一二字「等」，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等身」。

一　九五一頁下二〇行末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當」。

一　九五一頁下二一行第二字「施」，諸本作「所施」。

一　九五二頁上六行第一三字「遂」，資、磧、普、南、徑、清作「甚」。

一　九五二頁上二〇行第五字「承」，資、磧、普、南、徑、清作「敬」。

一　九五二頁中六行第三字「跋」，資、麗作「披」；磧、南、徑、清作「婆」。

一　九五二頁中一六行第二字「害」，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固」。

一　九五二頁下九行第五字「饍」，石、磧、普、南、徑、清作「饌」。

一　九五一頁下一〇行第八字「味」，石、磧、普、南、徑、清、麗作「上」。

一　九五一頁下一六行第六字「廩」，資、磧、南作「稟」。

一　九五一頁下一六行第一一字「捐」，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損」。

一　九五一頁下二〇行末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當」。

一　九五一頁下二一行第二字「施」，諸本作「所施」。

一　九五二頁上二〇行第五字「承」，資、磧、普、南、徑、清作「甚」。

一　九五二頁中一六行第二字「害」，麗作「披」；磧、南、徑、清作「婆」。

一　九五二頁中一七行首二字「菩薩」，石、資、磧、普、南、徑、清作

「善權」。

一　九五二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淨」，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隱」。

一　九五二頁中二二行第二字「施」，石作「脫」。

一　九五二頁下五行第一三字「極」，磧、普、南、徑、清作「極也」。

一　九五二頁下七行「戒禁」，資、磧、普、南、徑、清作「禁戒」。

一　九五二頁下一八行末字「闇」，資、磧、普、南、徑、清作「冥」。

一　九五三頁上七行第五字「爲」，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斯」。

一　九五三頁上末行「問大善權」，石無。